

是什么让法国人的谈话里充满色情笑话？

是什么让所有胖女人在法国消失不见？

WCH TOUSIT
Arenance
Parisienne

巴黎，优雅？

香榭女人，巴黎佬

为什么我还是认输了？

每天勇敢地准备两道菜的大家伙之后，法国味儿？

天使，尤物，美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 优雅? / (法) 罗切夫特著; 聂宇婷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4

书名原文: FRENCH TOAST

ISBN 7-80148-712-5

I. 巴... II. ① 罗... ② 聂... III. 生活方式—法国

IV. D75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0648 号

FRENCH TOAST by HARRIET WELTY ROCHEFORT

Copyright © 1997 by DAVID ROT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NEW STAR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生活书系·合和生活^{MM}

巴黎, 优雅? ——香榭女人, 巴黎佬

[法] 哈里特·韦尔蒂·罗切夫特 / 著 聂宇婷 / 译

责任编辑: 蒋 艳

特约编辑: 徐 晓

责任印制: 谭 锴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 100007

电话: 010-84094409

传真: 010-84094789

销售热线: 010-64631547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90 1/32

印张: 5

版次: 2005年4月第一版 200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编辑前言

曾经有一个帅男孩儿在我对面这样陈述他的愿望：“要是有那么一段什么事都没有的时间就好了，我会去巴黎。坐在香榭丽舍的临街咖啡座里，最好是二楼，什么都不做，就喝杯咖啡，看看风景。”我还记得他当时迷离的眼神，分明是隔过了我，看到了满街的巴黎尤物。

我从没有去过巴黎，但她却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一个外国城市。可能是因为一个邻居女孩的缘故。她是我们一群小女孩心目中“最能”的女孩，同时是大人眼中不学好的“疯丫头”。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孩子可能都得到过“不许和她玩，不许向她学”的教导，但是，为什么我还是禁不住要多看她两眼，尽量争取多和她讲几句话呢？她的眼神总是飘忽着一种风情，身上总会有好闻的味道，她的那条纱巾不会像我的一样傻楞楞地翘着。她说那味道是法国香水，巴黎来的，连纱巾都叫“巴黎纱”。巴黎就是这么香香软软的么？

看多了美国电影，片中那些敢说敢做的美国女人似乎同“香软”毫不沾边，却也个性鲜明，另有别样的魅力。这些见棱见角的刺儿头到了纱一样曼妙、轻柔的巴黎会怎么样？她们会成为那些让无数男人遐想的“香榭女人”么？不管怎么说我知道她们“想”，她们和我一样向往巴黎，想成为那些永远温文尔雅、风情万种、有着魔鬼身材、天使眼神的尤物。可是一个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年的美国女人告诉我：虽然她上个月终于拥有了法国国籍，她却依旧成不了香榭女人。

也是一个帅男孩告诉我，他的最大理想是作为一名车手，参加“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那个有着魔鬼赛程的汽车赛事么？那个只有法国佬才能想出来的汽车远征么？“天哪！”我要和巴黎女人一样叫了，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

到底是什么让巴黎拥有那些让男人痴迷的“香榭女人”，和那些本来就疯着的“巴黎佬”？到底是什么让法国这么有“法国味”？

或许这个问题可以拿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中国这么有“中国味”？是我们的黄河、长江，还是我们传统的中华美食？是长城、故宫，还是温婉贤淑的东方美女、儒雅内敛的中国男人？是北京、上海林立的高楼大厦，还是那些纷繁复杂的中国礼节，以及那永远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关系？

我随着一个美国女人一同感受了最原汁原味的法国，看到了香榭女人、巴黎佬的生活。如果你能穿着雪白的衬衫不系围裙下厨，准备好一顿足够十人份七道菜的法式大餐后，还能衣鬓飘香、巧笑倩兮地陪大家浅斟慢饮，遍尝美味珍馐后还保持了魔鬼身材，推杯换盏之后还能矜持优雅，那么你即使成不了“香榭女人”，也肯定离“天使尤物”不远了。当然，如果你真的有勇气、有胆量也有足够的能力疾驰在“巴黎——达喀尔”的汽车赛道上，那么能实现疯狂梦想的肯定不只是“巴黎佬”了。

来看看这个美国女人二十多年的努力吧，她不只“想”而且“做”了。虽然她为成为不了“香榭女人”而遗憾，但她终究认识到，即使成不了“尤物”，也依旧可以迷人；就算只有三套行头，也可以通过细节的搭配变幻出无数风格。而且最重要的是：“香榭女人”虽然艳若桃李却也冷若冰霜；敢说敢做、热情似火的风格没什么不好。

你家有你家的宝贝，我家有我家的珍藏，无需羡慕别人，更不用成为别人，做好自己好了。

每一瓶有着神秘气味的香水，可能都源自原野中恣意绽放的烂漫山花。

蒋 艳

2005年4月1日



香榭女人，巴黎佬
是什么让法国这么有法国味？

目录

法国，优雅？

编辑前言

2
介绍

4
邂逅

6
登陆

10
美食之都

在二十年如一日每天勇敢地准备两顿五道菜的大餐之后，
为什么我还是认输了？

24
天使，尤物？

为什么没有一个法国女人会为套装加网球鞋的搭配而羞窘？

42
性、爱与婚姻

为什么谈论法国人与性比谈论他们和金钱的关系容易得多？

62
金钱：禁忌

试图剖析法国人与财政之间复杂深奥的关系问题。

一个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赞美着巴黎那令人发狂的神秘……

79

巴黎佬

一个爱荷华人怎么在“时尚之都”里谋生？

94

礼节

法国人，礼貌？在这个礼仪之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14

让人困惑的学校教育

关于法国教育体系的思考。

换句话说，为什么这里所有的孩子都像贫血的小驼背？

136

为什么我永远都不是法国人（实际上我已经是啦！）

我永远都咬不准r或者u的发音，

总之，我经常是个“人群中的局外人”，这是为什么？

巴黎，优雅？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法」哈里特·韦尔蒂·罗切夫特／著
聂宇婷／译

介绍

我从美国来到法国，更确切地说，我来自仙纳度 (Shenandoah) ——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二十岁之前，它是我生命的中心。这段美国中西部的小镇生活影响了我对以后生活的反应，直至永远。来自爱荷华，而不是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让我的经历表现出更大的不同。举个例子吧，在美国中西部小镇长大的我，天经地义地假定世界上所有人都友好善良、表里如一。这让你大跌眼镜吧！

我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年，有个法国丈夫，一个如假包换的法国婆家，两个半是法国半是美国血统的孩子，还有个过继的法国孩子。但我没有被法国文化鲸吞蚕食彻底同化——也可以称为适应——我倒是发现：自己骨子里越来越像个美国人。进一步说，我发现自己总在试图解释为什么法国人采取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同时，除去越来越习惯有个法国老公，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心花怒放地住在这里外，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刚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更贴近法国。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本书来自一种欲罢不能地想和盘托出的愿望。我希望我不仅能将多年的感触一吐为快，更希望这本书能成为给每个读者带来有用信息的精神大餐，同时为大家理解形形色色的法国特色提供一些线索。

跨过法美之间的藩篱，让我拥有了这样一种特权，一方面积极参与，同时又能冷眼旁观。既不是外来者，也不是本地人，让我能够对两国生活进行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比较，同时得到那些走马观花的观光客们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心得。例如，在法国生活，为“错综复杂”这个词追加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在这里，最一目了然的事情也会突然变得头绪百出，到处都是鸡毛蒜皮的细节。法国人对细节的关注——从切奶酪的方式到某人裤袜的颜色——永远都会让我感到头昏目眩。

《巴黎，优雅？》基于随处可见的日常体验，它混合了我对法国生活的观察和反思，包括我过去所有的和将来仍然会重蹈覆辙的失礼之处（比如笑得差点掀翻了屋顶，从不拐弯抹角而是直来直去，没有将碟子里的莴苣卷起来塞进嘴巴而是不可饶恕地切成了小碎片⁽¹⁾……）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反映了一系列不同的情感——友爱，惊愕，有时候还有不加掩饰的恼怒。我不能接受法国人的驾车风格（虽然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我开车的时候时常让他们惊恐万分，很像一个地道的巴黎佬），但我愿意和法国人展开政治讨论，而摒弃我的美国同胞们，因为似乎每个法国人都精通礼貌的辩论艺术，不会给人带来不快。正如某个最近刚去法国的人评论的那样，“你可能在一阵大笑和‘把奶酪递给我’之后，参与一场唇枪舌剑的政治讨论……”

有些事情想想可能有点矛盾。比如，我和法国人呆在一起反而更有家的感觉，因为他们很少有那种称为“清教徒”似的东西，这真让人精神振奋。正如我喜欢的那样，即使在最近的两百年间他们从没有了解过对方的家族，也依然敢嘘寒问暖盛情款待。另一方面，当我回到美国的第一秒钟，在巴黎生活的那种紧张感不知不觉地就没有了。

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我摘下了我那玫瑰色的眼镜连同我那些空虚的幻想，她们已经被一种可爱得令人吃惊的法国印象所取代（这包括我的孩子们，有些时候他们表现得那么法国化，甚至让我不敢相信他们是我肚子里生出来的）。接下来我不会对法国进行社会学性质的科学研究，而是一段坦率的独白，一个关于什么让法国这么有法国味的私人故事。

(1) 后文会提及，法国人吃莴苣的时候，应当在餐刀的辅助下把一整片莴苣菜叶叠起来，用叉子叉着送进口里，而不是切成小片。


邂逅

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结尾，都有我和我的法国丈夫菲利普的谈话，为了把我旗帜鲜明的美国观点和法国观点稍稍中和，他的作用不可小窥。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年，他一直忍受着我的各种评论，只有给他一个机会让说出他对我考虑的问题的看法才算得上公平。

好了，谁是菲利普？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吗？

虽然菲利普出生于巴黎的第十五郡，并一直在那里生活到十五岁，但是他父母都来自法国南部，那里伫立着雄伟壮丽的奥弗涅山，也流淌着恬静婉转的多尔多涅河。除去这些乡村血统，他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在法国公立学校念书，在上重点大学之前花两年时间读了预科班（第八章会详谈这一切）。然后，他还获得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课余时间，他会在咖啡馆弹弹吉它，还是一支吉他乐队的男低音。夏天他常去西班牙度假，在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还到英格兰旅游，并学会了那种英国腔的英语（在那里，我们初次相遇，几年后，他的英语逐渐带上了更多的美国口音。）在学习方言方面，他简直有如神助，据说，当他说一两句他所知道的日语或阿拉伯语时，甚至能以假乱真地骗过日本和阿拉伯本地人。

菲利普热爱历史，尤其是中古史和历史遗迹；也钟情于烹饪，还算得上是个热情好客的主人；他还喜欢阅读，弹钢琴和吉他，以及画油画。但他讨厌汽车和消费合作社；对运动也不感冒（无论是参与还是旁观）。他喜欢我们的小猫咪，相信我，不是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的。他喜欢美国 and 美国人（呵呵呵，要不他怎能娶了我这个美国老婆），有些人认为



他长得像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经过一番观察后，他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像不像。

鉴于很多法国人讨厌历史，不能坚持看书，喜欢汽车和消费合作社，还有运动，甚至反美，我们能说菲利浦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吗？但是，他确实是，而且百分之百原汁原味，你很难把他误解成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首先，他总是带着巴黎人的招牌表情——好了，亲爱的，不要捣乱（这棒极了，因为他从来不会大白天被乞丐吓到，也不怕那些我用满脸灿烂而幼稚的笑容招架不了的人）；第二，他对探险是稍微有些兴趣的，但能很快平静下来；第三，他能就任何话题和人侃得头头是道；第四，他有那种神秘而难以描述的礼貌，以及经常不可理喻的法国式做派，我在第七章对此进行了描述。最后，就像很多法国人那样，他能成为法国最出色的批评家。从他的灵魂深处，你知道他不能生活在除法国外地球上别的任何地方。他简直太法国式了。

登陆

当你在爱荷华州西南角的一个小村里长大，也许，你能想到的最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就是法国了。当然，前提是你要对异乡和外国人想入非非。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小时候，我喜欢周围的亲朋好友，对我生活之外的东西没有特殊的渴望。我那时候有什么呢？一个温暖、安全而可爱的世外桃源，远离那种不堪重负、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我们甚至不知道都有哪些声名显赫的东部大学，分别在哪里，更不用说有去那里上学的雄心壮志了）。但是，我坚信，命运将会眷顾我的生活，我会离开这里，走向远方。我知道会的。

记得在我们那所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我站在楼梯上，听到一阵敲门声。我笃信那人是我而来的，是一个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的人，一个促使我走向奇特的异国他乡的人。出于这个想法，我的心跳都加速了。但那只是邮递员——他甚至没有给我捎来任何东西！

但是，我仍然知道我将来会在异乡。那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并不适合我，一个麦田里的孩子。其实，这并不确切。虽然，祖辈和叔叔伯伯们都在我们周围的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了一辈子，但我父亲和他的一个兄弟却是第一批来到城镇的人，所以，我并不是在乡村长大的。

终于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奶奶去世后，爷爷娶了一个女人，一个法国格林奈尔大学的教授，她对我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她，告诉了我法国的方方面面。那是她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她甚至曾经和一个法国人结过婚；她带给我关于法国的书籍，教我说法语；她用她美丽的银发，湛蓝的眼睛，还有她的异乡气息，彻底征服了我。从八岁开

始，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去法国，即使只去看上一眼，然后马上回家。

上完大学，当其他人为了找工作或结婚忙成一团的时候，我径直赶往了法国。实际上，我是在旧金山一脚跳上轮船，又兴致勃勃地在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下了船，到墨西哥东部的韦拉克鲁斯上了一艘货船，然后途经南美的一系列港口，加那里群岛和西班牙，才到达我的最终目的地。

我喜欢巴黎。它像继祖母告诉我的那样，甚至还要精彩。在巴黎的第一晚，我租了一艘平底船，在塞纳河上游赏。空气温暖而润泽，有个人对我嚷了些莫名其妙的法语。一瞬间，我被折服了——被这种语言的发音，被这里的人们走来走去的方式，甚至这里的空气也显得与众不同。我觉得自己步入了图卢兹·亨利⁽²⁾的绘画。不久之后，我虽然发现巴黎过于嘈杂，交通过于拥挤，但这风华绝代的第一印象已经先入为主。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回忆中细细品味那一瞬，让巴黎成为我心中一个绚烂夺目的记忆，同时动身前往新的目的地——南美。在旅途中，我遇到了菲利浦。

他并没有阻止我的脚步。实际上，当我看到他时，我觉得这是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那种眉头紧锁的人。除了表情，他还是我遇到的人

(2) 著名法国印象派画家，他在蒙马特高地创作了很多作品，对象是红磨坊里的歌女、舞女和观众，把19世纪末的巴黎风情，尤其是巴黎夜生活的精致华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被称为“红磨坊画家”，电影《红磨坊》中就有一个角色采用了他的真名实姓。

中最有冷幽默的人。这个有着典型而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他否定这一点）的法国人成了一个很好的旅伴。然后，我们结婚了。

正如我丈夫总会周期性地指出的那样，来到法国并且定居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做了某人的新娘，被别人从自己的故土掳到这里。没有奋力挣扎，也没有尖声惊叫，我带着自己随心所欲的主见前来，而且一旦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个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容离去（在我对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嗤之以鼻时，他总会这样说）。确实如此，但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无论你住在哪里，无论是略有好感，还是全身心爱它，或者麻木不仁。我的家就在这里，我也喜欢在法国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法国的看法没半点暧昧含糊。二十年前看起来很小的文化差异，并没有随着时间变得微不足道，而是逐渐扩大。一旦你卷入那些文化差异间的漫长磨合过程，对那些你并不放在心上而且根本不知如何着手的麻烦事（对我来说，包括法国家庭、教育和态度），你必须开始明确表态。如果你毫发无损地待在家里，某种程度上，对那种并非置身其中的主流文化，你会或褒或贬百感杂陈。“家”这个单词甚至都会表现出复杂含义。曾几何时当我说到“家”的时候，我指的是美国。现在，“家”就是我所居住的地方——那就是，法国。

据我所知，住在法国的美国夫妇对法国和法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法国是他们生命里的一个中场休息，他们依然是一对美国夫妻，保持统一战线，根据自己的喜好，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处境对文化做出调整。

但是，一对法美联姻的异国夫妻，总是存在抗拒和牵引两种力量——比如，使用哪种语言？把孩子们送到什么样的学校？如果存在宗

教信仰的话，接受哪种宗教教育？除去私人感情，我眼中的法国消极倦怠，背负着历史的重压。我丈夫则认为美国积极到有点白痴，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没有背负一点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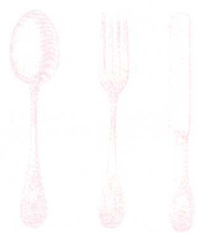
面对新事物，我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太妙了”！，我丈夫则是“为什么要改变呢”？遇到一对新婚夫妇，我会说：“难道他们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而我的丈夫会说：“他们确实还算般配。”——相当生硬。我相信如果能查出他们过去两百年间的家史，他会花时间去做出判断的。

我有着不可阻挡的热情，我的丈夫则少得多；我从不怀疑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丈夫则时时保持警戒。如此不一而足，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个大好人，虽然我们发现相互之间确实存在不同看法。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摆脱了各自为政、为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的境地，我们仅仅记下了文化差异造成的大量误解。

你来到这里，然后你会认为（除了那些鸡毛蒜皮的细节）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相似程度还是蛮高的。想想，你可能去过的中国或日本，在法国生活与住在中国或日本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个美国移民，会发现文化差异的表面之下还相当深奥，有时候表现为细微怪癖的那些地方实际上正是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在。


《巴黎，优雅？》正是一个发掘那些文化隔阂的真面貌的故事。





美食之都

在法国，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食物。坐在四星级餐厅中享受的那些远近闻名的主厨精心准备的法式大餐，和在家里一天两次烧出的那些技艺高超的法国小菜，其实是一样的。幸运的是，我婆婆、小姑和姨母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好厨师兼女主人，并且不吝于和我分享她们的知识。



在二十年如一日每天勇敢地准备两顿五道菜的大餐之后，为什么我还是认输了？